



开在油菜花里的乡愁

□ 曾龙



提及油菜花,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婺源、罗平等地的壮丽花海。然而,在我的心中,故乡那粗犷而恣意的油菜花田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故乡的春天,田野间的油菜花如火如荼地盛开,仿佛整个大地都被金色覆盖。站在田埂上望去,那高高低低的田野里,宛如流淌着一道道层峦叠翠的金

色瀑布。

每当夕阳西下,母亲会带着儿时的我和表弟,漫步在这花丛间的小道上。我和表弟在这花海中尽情嬉戏,追逐着彼此的身影,欢笑声此起彼伏。夜幕悄然降临,将这份每日的恬静时光轻轻收起。

每日放学后,村里的玩伴们又会相

约来到油菜花地。这时层峦叠翠的花海又成了我们玩捉迷藏的绝佳之地,常常一个孩子蒙住眼睛数数,其他孩子往那一望无际的花海里一钻,等那数完的孩子睁开眼,向前望去,便会立马被那无垠的花海迷乱了双眼。有时候一阵风吹来,顿时让那一片金色的花海掀起狂澜,宛如朵朵浪花下都藏着一个正在窃笑躲藏的玩伴。

除了油菜花海的风姿倩舞,在那油菜花下甚至还藏有一个生趣无穷的“动物园”。

儿时就常有許多野鸡躲至油菜花下,不时哼出夜曲,其它鸟儿听见了会立马回应起来,一场乡间音乐会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野兔也常常在油菜花底下做窝,奶奶不时会在油菜花地为我抓来几只乳臭未干的小野兔,然后用竹笼养着,它们便成了我儿时最好的玩伴。

油菜花开花时,这时又恰好还没到农忙时,所以村里人都会纷纷开始“活动”起来,休闲简单的钓鱼便成了这时最为火热的活动。

爷爷会带着儿时的我去地里挖蚯蚓,然后提着桶,带着钓竿,穿过那掩映油菜花的田埂小道,在溪流旁落座。这时的溪流里流淌着油菜花瓣,在肆意游

弋中逐着碧波,而溪流因有了油菜花的倒影似乎被染成了金色。

村里许多人也会陆陆续续来到溪边垂钓,待夜幕临近收起钓竿,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往他人桶里巡梭一番,似在较量谁的收获最丰。这时钓起来的鱼因满肚鱼籽,食之味道也最醇,晒干后能解儿时整个春日的嘴馋。

如今,因工作原因我已两年未回故乡。今日突然看到母亲给我拍来的油菜花照,那片熟悉的金黄色花海瞬间涌现在眼前,不觉间已泪眼婆娑。

那粗犷而恣意的油菜花田,那夕阳下的散步,那花丛间的追逐,那捉迷藏的快乐,那野鸡的夜曲,那野兔的嬉戏,以及那溪流旁的垂钓,都化成了我心中永恒的乡愁。

故乡的油菜花,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那片金黄的花海,不仅是我童年的记忆,更是我心灵的寄托。无论身在何处,每当春天来临,那片油菜花田总会在心中绽放,温暖着我每一个思念故乡的时刻。



有书在侧 心亦安然

□ 潘玉毅

忽然发现,手边的书是越来越多了,不仅居处哪哪都是,就连办公室的一个壁橱里也被我摆满了五六摞,高一米多,占到壁橱的三分之二,相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全部填满了。

我非常喜欢看书,打小便是如此。学生时代,父母零花钱管得紧,每日、每周的零用钱都是有数的。基本上除去必要的开销,也就不剩什么了。自从迷上书以后,我会想方设法省下那些开销来,哪怕少吃一点,吃得差一点,甚至饿肚子不吃饭也无妨,因为买来书和杂志那一刻的喜悦足以让我忘掉一切。

书店、小卖铺、报刊亭、旧书摊,小镇上与书有关的店肆大多曾留过我的身影。买书当然是为了看。于我而言,书里的文字好似有无穷魔力。纸上那些富有哲理的句子、诗情画意的描写、奇奇怪怪的故事,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对少年时的我来说,有着无穷的吸引力。确切地说,对于现在的我,也依然如此。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喜欢抱着它们,津津有味地啃读。像一个饥肠辘辘的旅人遇见食物时的鲸吞牛饮和大口咀嚼。常常读着就忘了时间,忘了喝水,忘了吃饭。

书的魅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上课时都忍不住偷瞄两眼,也因此被老师逮个现行,将书没收了去。及至毕业,亦未见归还,而今想起,仍不免一阵内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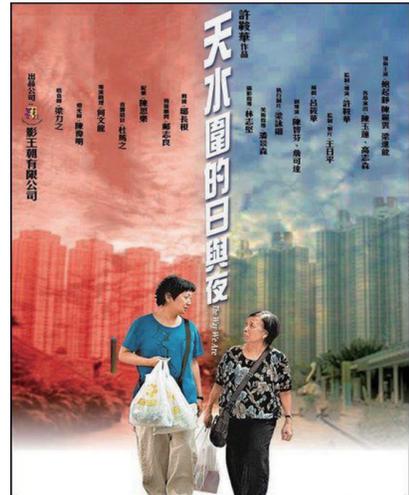
许是小时候零花钱不宽裕,买书买得不自在,长大后有了工作,挣了钱,我会不定期地囤上一些,有些书甚至还会买上好几个版本。当然所得有限,依然难以买得尽兴,而且令人感伤的是,随着工作日渐繁忙,看书的时间变得少了。书仍时不时地买上一些,但终日忙忙碌碌,翻阅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些书等书页上都落了灰,也未见得看上几页。

不过,即便不看,书仍觉温暖。就像寒冷冬日里的阳光。纵然未必凑近窗台边晒日头,心里仍是暖洋洋的。正是这种温暖,让我保留着买书的习惯。买了书,放在桌上,放在枕边,放在行李箱里,不一定看,但要随时伸手就能够到书,让人分外安心。

一蔬一饭总关情

——看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有感

□ 赵维宁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距离中环市区大约25公里,居住人群构成复杂,基础设施不完善,《天水围的日与夜》这部电影的主要故事情节就发生在这样一个

市井社区。

主人公贵姐的丈夫早逝,她独自与儿子张家安生活在水围一栋普通居民楼中。张家安刚参加完会考,整日在家无所事事,而贵姐则是超市一名员工,每日认真工作,下班后买菜回家给儿子做饭。

另一位重要的角色,是居民楼里新搬来的邻居,也是贵姐的新同事阿婆,一位独居老人。回到家后,阿婆独自一人收拾灶台,炒菜做饭,家里的灯管坏了也不修理,一个人在昏暗的光线下吃着自己做的饭。这一段镜头细节拍摄得十分详细,阿婆一个人动作缓慢却有条不紊地做着熟悉的家务,透露出深深的寂寞与无奈。

而在贵姐与张家安帮阿婆把新电视搬上楼后,阿婆为了感谢他们母子,将自己原本要给外孙的一包冬菇送给张家母子。影片还细致地表现了阿婆将冬菇拿出来决定送人后小心翼翼地贴上面贴着的价签撕下来的

细节。贵姐将冬菇做了当晚饭,张家安非常爱吃,自然地母亲说了一声“谢谢”,可以看到贵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任劳任怨的贵姐,每日工作生活的重心仿佛就是围绕着儿子,此刻自己做的菜得到了儿子的认可,可想而知她心中的欣喜。

电影中的饮食在情感表达上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张家安去病房看望外婆时,用饭煲带去了鲍鱼粥,外婆吃着吃着对张家安讲起了贵姐的事情,感叹女儿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到了晚上张家安回家后,母子俩吃完饭,贵姐洗碗时,镜头长时间停留在墙上挂着的红色饭煲上,而这个饭煲就是张家安用来给外婆带鲍鱼粥的那个饭煲。此处,这个红色饭煲象征着贵姐对家庭与亲人的无私奉献。

影片中有一处被侧面表现的家庭聚餐,是在贵姐与弟弟们一同去参加完表哥的葬礼后的聚餐。

弟媳妇劝贵姐:“不要回家做饭了,出去吃吧。”影片只为观众留下家人离开的背影。而第二天的中午,张家母子在吃饭时,贵姐拿出了昨晚打包回来的乳鸽。将打包的菜让给生活条件相比不是太好的姐姐,可见,弟弟们对姐姐是照顾的。因为体谅姐姐家庭条件不好,因而抓

紧机会请姐姐出去吃好吃的,替姐姐省去一顿饭的操劳。打包的乳鸽体现了姐弟之间的互帮互助,从前是姐姐挣钱供养弟弟们读书,现在弟弟们也在努力地帮助姐姐。这一处没有正面表现出的家庭聚餐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温情。

电影最后以中秋节宴为结尾。张家安在放学后懂事地拒绝了同学们的邀请,坚持回家和妈妈一起“过节”,而张家母子的温情将孤独的阿婆的心渐渐融化,两人早已亲如一家人。他们在温暖的灯光下吃着温馨的中秋节晚饭,窗外是香港的万家灯火。

《天水围的日与夜》中对饮食的细节刻画十分细致,令人感动。

这部电影可以说:一饭一蔬总关情,从影片中众多的饮食刻画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浓厚的人文情怀,无论是张家母子与阿婆的邻里之情,还是贵姐家中的亲情,以及贵姐与张家安之间的母子之情,虽平淡如水,但都在观众心中激起了难以平息的涟漪。



清风护航,润物无声。日前,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二道巷社区纪委组织居民参加廉政书法活动,邀请多位居民现场写下廉政名言名句。一直以来,二道巷社区纪委将清廉文化建设作为打造清廉社区、增添廉政底色的重要内容,深入挖掘辖区的廉政红色元素,还将社区的廉政故事、廉政典故、廉洁语录、家风家规等内容编辑成册。

石娟娟 摄影报道



父亲的“挪”哲学

□ 刘希

二十多年前,个子矮小、身体瘦弱的父亲厌倦了农活的繁重与繁琐,只身一人从乡村来到城里,借住在一个亲戚家里。那时候满大街跑的是自行车,他就想,开个自行车修理店谋生应该不错,于是买来一辆旧自行车,自己摸索着补胎、换车链,没几天工夫,聪明好学,动手能力强的父亲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他借了亲戚家门面的一角,开启了维修自行车的新生活。

那时候,农村人很少出来创业,大家情愿守着自家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也不愿出门。母亲觉得在熟悉的地方虽然收入少,但在熟悉的地方一家人生活,在一点,苦点累点她都能接受,所以母亲很反对父亲进城,很多亲戚也觉得父亲做这一行不太体面,收入是零碎的毛毛钱,可父亲说“树挪死,人挪活,总待在一个地方没出路”,一年后,他在菜市场旁边租了一间小门面,正式成为一名修理店店主。第三年秋天,母亲见父亲一年的收入比她在农村干活三年还多,这才舍弃了她的“农耕事业”,心悦诚服地来到城里与他汇合。

父亲从维修自行车、摩托车,到柴油机修理,从补胎到烧焊,事事做得精细,来光顾的客人多,父亲的收入也渐渐多了起来。十多年前,他在城里买了一套三层的私房,几年前,他又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代步,曾经笑话他的邻居们,个个对他刮目相看。父亲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他常常说,他的幸福生活是“挪”出来的,如果自己不敢从农村走出来,自己肯定还在与泥土打交道,过得肯定没有现在好。

前几年,姐姐打算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家里人不同意。可父亲却说:“她在单位做了十多年没干出什么成绩,也许走出去会有改变。”父亲不仅在精神上支持姐姐,还拿出十万元给她创业。

不久,姐姐的店子开起来了,但两年后,由于经营不善只好关门。那时候,她对自己都没什么信心,想回来继续上班,父亲又鼓励她再尝试新的工作,说实在不行再回来。姐姐后来在一家工厂找了份管理的工作,学行政管理的她在新的岗位上得心应手,几年时间,她成了厂里的骨干力量,工资翻了好几倍,姐姐常说,最艰难的日子是父亲给她的鼓励才让她坚持下来。

而那时的父亲总是呵呵笑个不停:“树挪死,人挪活,要相信老祖宗的智慧,这个不行就换一行,总有适合自己的。”

我家的幸福生活,就是“挪”出来的。也许受了父亲的影响,我也喜欢“挪”,不喜欢的工作不强求自己,换一个工作同时也是换一份好心情。

前几年,我们小家从县城搬到市里居住,孩子们享受的教育资源,居住条件都变得越来越好,这都是勇敢“挪”出来的,虽然“挪”的那会有不舍,会很辛苦,但只要下决心肯改变,肯努力,日子就会越过越红火。

红尘有温暖

——读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

□ 陈伟雄



如果说一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能透视社会照见人生。那么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人间百态,红尘温暖。

《在菜场,在人间》是被央视称为“菜场女作家”陈慧新出版的一部非虚构故事集。以前我就关注过她的作品。她的《渡你人再久也会来》《世间的

小儿女》这两本著作,还在我的书架上珍藏着。

这次出版的新书,记录了她在菜市场摆摊的十八年里,所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里面有她的相邻、卖菜的顾客,也有隔壁摊位卖鱼、卖肉、修鞋、换锅底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

他们这群人虽然普通,但闪烁着人性的光芒。陈慧以生动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平凡生命的庄严与贵重,见证了烟火人间普通人贴地而活的生之乐。

中国青年报记者评论说:“阅读陈慧作品的第一感受,觉得像吃生菜,爽脆活泛还带着股生涩。又正是这股生涩让人感到鲜美。”她的作品和一般作家不同,语言如闲话家常,没有刻意的修饰。笔下的人物被她刻画得淋漓尽致,仿佛近在眼前。

如在《菜场忙人》这篇文章里,她写到了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她卖“元宝”,卖蔬菜,卖五块钱的苋菜汁臭豆腐,把生意做得风风火火。她勤劳、节俭,会动脑子,善于在夹缝中生存,不仅盘活了店面,还用租来的店铺做起了二房东。

不管是被骗还是生意不好,老太太都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日子。陈慧对她的描述是温情的。“别人观望她,她似乎也在推敲别人。我偶尔去她的屋里洗个手,她拉着我闲聊一会儿,慨叹一声:

“阿三,你真可怜!”——或者说:“阿三,你真可惜!”一个七十多岁还奔波在外的瘪嘴老太太和一个远嫁异乡奋力谋生的中年离异女人,谁更可伶?谁更可惜?

陈慧笔下的物虽然微小,却有着善良的光芒,显示了她对人性的尊重。也深深地感动着我。

阿瓜是菜市场的常客,他先天愚型,以捡钱为最大乐趣。但他从不捡一百元的纸币,成了菜场小贩嘴里的笑话。就是这个被大家当成傻子的阿瓜,成了父母晚年最好的陪伴。“他活到五十多岁了,孩子一样的心性,没花过我们什么钱,不叫我们替他操心。我们老了,图个什么?不就图身边有个随时随地叫得应的儿子吗?我的阿瓜,不比那些干事业、会挣钱的儿子差!”

而作者讲述的佟良贵的故事,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有情有义的汉子。他以背毛竹为生,却无私地承担了朋友遗留给他的两个孩子的生活,帮他们读书,一直到成家立业。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爱和善良的光芒。

命运是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在菜场多年陈慧见证了不同的人的遭遇。他们的经历有的让人悲伤,有的让人同情,有的让人感慨。

陈慧用眼去观察,用笔去记录,为我们描绘出了菜场众生相。邓久九是一位杀猪匠,他杀猪也卖猪肉,会做生

意,日子越过越滋润。可是他后来走上了赌博这条不归路,不仅把赚来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下了一身的赌债。“重返镇上菜市场时,邓久九的变化大得惊人。干瘦、憔悴、面色蜡黄,那只原本有瑕疵的右眼,黑眼珠似乎萎缩得更厉害了。他重操旧业,只不过,他与最好的摊位无缘了。”邓久九的遭遇让人沉思。

菜场摆摊的艰难生活,给了陈慧坚定的生活信念,她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在人间烟火气中寻找诗意,用自己的文字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感染着我,也感染着很多人。“命是什么?是人被现实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一块挡箭牌。”

信了命,才能认命。认了命,才不会困惑,不会抱怨,才可以平静清明地扮演好命运分配给自己的角色。”显示了她独特的人生哲学观。

红尘有爱,人间有暖。

即使再卑微的人,生命里也会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感谢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这本书,在风尘里为我们点燃了一盏灯。温暖着你我,也温暖了这个世界。

